

東北採訪歷險記

——塔斯社記者真面目

陳嘉驥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日，在東北保安司令長

官杜聿明宣佈國軍收復本溪湖的記者招待會上，由重慶美國新聞處記者孟用潛提出要求擬前往本溪湖前線採訪。立獲杜聿明同意，並指派經理處長鄭平準備車輛，至第二天早晨在鐵路賓館前集合，準九時啓程前往本溪。

採訪團中俄國記者

第二天準時而到的記者，計有中蘇日報記者袁笑星（在臺），重慶美國新聞處記者孟用潛，和平日報記者張虎剛，東北新聞攝影社長張文傑（在港），塔斯社記者德羅多夫，上海正言報記者王君等共計八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派喬副官及張參謀隨行照料，共乘兩輛十輪大卡車。啓行後不久，筆者由車輛所經城鎮發現，並非前往本溪湖，而是前往遼陽，經詢問喬副官後，果然是先往遼陽，在遼陽住一宿後，翌日再前往本溪。事後筆者才明瞭，國軍於收復本溪後，杜聿明命五十二軍鎮守本溪，新六軍則立即由本溪迂迴四平街前線。因為記者團中有俄國記者，深恐此項軍事行動洩露，所以讓記者團繞道遼陽，

以免與新六軍相遇於途。

我們抵達遼陽後，下榻於遼陽警備司令部招待所，由司令部參謀長李霞將軍負責招待。在進餐時，李霞將軍分析戰局，曾言國軍倘能在年內分別控制東北重要城鎮，並將林彪消滅，如此國軍精銳部隊轉戰關內，必可在兩年內獲得全面勝利。倘國軍在東北曠日持久，共產黨滲透鄉村，並有俄國人作後盾；東北共黨不能解決，必將影響全局。李將軍麻面少鬚，兩眼炯炯有神，遼陽一別即未再晤面，前聞李將軍亦已來臺，並於七十一年在高雄物故矣！

卅五年五月四日晚，中國記者與蘇俄記者有一場激烈的辯論，筆者在所著「白山黑水的悲歌」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述，茲不再重敘。五月五日自遼陽乘車轉向東南駛往本溪，在經過太子河時，始知橋已被共軍炸斷；因河水不深，所有車輛及行人均係涉水而過，當筆者等所乘車輛駛入河身馳抵彼岸時，見國軍數人購置許多蔬菜物品，乘一輛俘自日本關東軍軍車，在岸邊數度加足馬力，但見四輪轉動水花四濺，而無法爬上岸去。記者團所乘美式十輪卡車，乃駛至日製車之後

，輕而易舉的將其推上岸去。

大言不慚羣起而攻

這時俄國塔斯社記者德羅多夫，目睹此種情形，大發高論說：「今日戰爭，科學技術比重日趨重要，僅就車輛而言，日本即無法與盟國的蘇聯、美國、英國等國為敵。並且蘇聯戰車有重達一百噸者，日本僅重數噸或十幾噸的戰車，與蘇聯重型戰車相遇，其勝敗不戰可知。」

有一記者詢問德羅多夫說：「據我記憶當年報載，希特勒的納粹軍隊的戰車，均僅重十幾噸，但動作靈活，在德蘇開戰之初，縱橫俄國的烏克蘭戰場所向無敵，俄國百噸重戰車轉動不便，皆成廢物，或被俘或棄置，此係德軍在初期獲勝主因。嗣美國軍火源源運抵蘇聯，蘇聯軍隊使用美國武器，始轉危為安，不知此是否係事實？」

德羅多夫回答說：「蘇聯紅軍在史達林格勒獲勝主因，乃係蘇聯軍民以不怕犧牲精神，捍衛祖國所致，武器並非重要因素。」

又有中國記者問：「然則，蘇聯倘無美國飛機穿梭對納粹軍隊的反覆轟炸，以及大量軍用物

資援助蘇聯軍隊，蘇聯單獨能否擊敗德國？」

德羅多夫回答說：「在歐洲戰場，蘇聯與美、英合力擊敗德國；在亞洲戰場中，美、蘇合力擊敗日本，這個說法公平不公平？你們不會再有意見了吧！我發現你們對蘇聯很有興趣，回到瀋陽後，我希望你們常到秋林洋行來找我，那裡有很著名廚師，會做美味的蘇聯大餐，我並有伏特加酒與黑海魚子醬招待你們，我們可以好好的談談。」

記者們仍有人問德羅多夫，關於俄國軍隊風紀敗壞問題，和平日報的張虎剛說，不要一個勁的談國家大事好不好，辯來辯去有什麼意思？

本溪湖兩位縣市長

當德羅多夫在其行篋中，找出一疊名片，上有其居處秋林洋行地址，散發同行記者，希望回瀋陽時按址去找他時，卡車已駛入本溪市區。本溪湖縣長劉毅夫，本溪湖市長關大成及五十二軍趙公武軍長的代表李正誼師長等人來迎。劉毅夫兄衣戎裝，身體魁梧健壯，英姿煥發，因彼亦曾是記者出身，所以大家倍感親切。關大成市長衣藍色西裝，身材雖不高，但相貌堂堂，尤其同字臉型，令人一望即知此人具有福相，對記者招待之熱誠無以復加。

筆者側身新聞界垂四十年，尤其在東北採訪新聞時，不知到過多少地方參觀，均不若此次本溪之行令人愉快難忘。當時本溪湖在大規之餘，光復才三天，一切物質條件根本談不到，但親切與熱誠招待，令人感受上遠勝於物質。關大成市

長親自陪同記者團，到本溪湖外賓招待所。本溪湖外賓招待所，原係日本時代本溪湖煤鐵株式會社招待所，在本溪湖市區（本溪湖係一山城）山顛之上，可眺望整個本溪地區，空氣新鮮風景優美。關市長陪同記者們一個一個的到了自己下榻的房間，然後退出。當他陪筆者到了一個大套房時，悄悄的說，陳記者這間是薄儀住過的房間。筆者一看這間房子係兩個大房間，前面是一個大客廳，後面房間較客廳高約一尺是臥室，擺着一個長方雙人大木床，漆着朱紅顏色，特別顯得華麗高貴，不同凡響。

我躺在大紅色雙人床上，不久即因旅途勞累酣然入睡，嗣由招待所人員叫醒，謂關市長已來接各位去用晚餐。記者團乃隨關市長到本溪市區半山腰一家名醉月莊（？）的飯館，抵達醉月莊時，五十二軍趙公武軍長，縣長劉毅夫兄等均已早到等候。趙公武軍長非常健談，劉毅夫兄更是妙語如珠，關大成市長出語十分幽默，大家吃得非常開心。第二天上午參觀五十二軍演習，午飯由劉縣長毅夫兄招待，趙軍長、關市長作陪。晚飯係由五十二軍趙公武招待，由劉縣長與關市長作陪，劉縣長與關市長，因為要招待瀋陽來的一個要人，乃臨時做了一下酒辭去。關市長臨告別時宣佈，我個人雖不能作陪，但為了使趙軍長與各位盡興，特別安排由一位李先生帶幾個日本小姐來助興。

第三次中日間戰爭

關市長剛剛下樓，李先生已率領廿四個花枝

招展的日本小姐上樓來。這些日本小姐服裝並不一樣，有的和服，有的洋裝，有的仍然穿着日本戰時為了配合所謂一億總玉碎的戰鬪服。他們在李先生領導下，向趙軍長及記者們行了九十度鞠躬後，便一面唱歌一面跳起舞來，用「載歌載舞」四字來形容是最恰當不過的了。我對音樂雖不內行，但是對某些事物每每有第六感，對日本人唱歌的調調，總認為日本是一個悲劇的民族。日本明治維新後，處心積慮的侵略中國，佔領朝鮮、臺灣猶不滿足，更進一步侵佔東北、華北，經之營之，更向整個中國及東南亞進軍。結果吃了原子彈，把侵略果實完全吐出，自己國家並被美國軍隊佔領；裕仁見到麥克阿瑟時竟不敢坦然而坐，只戰戰兢兢的坐在沙發上的一角。今天日本雖然復興了，但習性不改，只是把軍事侵略變成經濟侵略，想盡辦法吸吮別的國家資源，絲毫不留餘地。中日貿易逆差如此之大，並不想如何使雙方在經濟上互惠，仍然口惠而實不至的拼命掠奪中國人的金錢。我相信日本人總有一天，會扮演其最終是悲劇的角色。

話歸正題，這些日本小姐不但會唱日本歌，還會唱中國的流行歌曲，唱到興頭時，記者們也隨之合唱起來。趙軍長並趁日本小姐敬酒時，指揮青年記者羣，對日本小姐發動了一次珍珠港式的奇襲，展開了第三次「中日戰爭」，此一幕，筆者以前曾作過敘述，茲不再作報導。這位帶領日本小姐的李先生，後來到了瀋陽，出任遼寧省政府社會處處長，從他口中得到了許多有關關市長許多個人資料。

據云：關市長本可出任某省黨部主任委員，但爲了易於安插與救濟淪陷敵僑十四年之久的親友，自願降格以求出任本溪湖市長。其後關市長以本溪湖爲據點，不但幫了許多親友的忙，並競選立法委員成功，來臺後往返港臺之間，經營事業頗爲成功。尤爲難得者其哲嗣，不但出人頭地，擔任執政黨要職，並且在此次增額立委選舉中大展宏猷，輔導臺北市黨員同志競選有極傑出表現。說了半天，我與關大成市長僅在本溪有兩天盤桓，以迄今日並未再行見過一面；但三十餘年前，關市長冒雨送記者團回瀋陽，揮手道別鏡頭仍然記憶在腦海中，十分清晰，歷歷猶如昨日耳！

德羅多夫蘇俄間諜

筆者在赴本溪途中，在遼陽與其他記者團剿蘇俄塔斯社記者德羅多夫後，德羅多夫並不爲忤，反而時常找機會與筆者攀談。在本溪參觀各工廠時，對鍊鋼、鍊鐵、各種產品數字，他都拿出日記本詳細記載；在五十二軍軍長趙公武報告，國軍收復本溪之役的作戰經過時，他更側耳傾聽。羅德多夫並一再詢問趙公武，國軍有無進兵安東計劃，趙公武答以：「目前我未奉到任何行動命令，但是只要奉到命令，我有把握在七天之內即可拿下安東。」

當記者團參觀本溪湖煤鐵公司所屬官原鍊鋼廠時，大家看到鋼廠內許多最重要機器，被蘇俄破壞拆卸劫掠情形，無不轉頭責問德羅多夫，這種情形豈是一個盟國所應有的？德羅多夫答以：

「蘇俄工業幾乎全被納粹德國所破壞，因而對作戰所獲戰利品，予以拆卸去補償，這是合乎邏輯的行爲。」

有人說：「你們受德國的破壞，應當去向德國要求補償，憑什麼掠奪中國的物資與機器。」

德羅多夫回答說：「蘇聯當然要向德國索賠，但德國工業多已破壞，你們要知道這些是我們得自日本的戰利品，而非屬於中國。」

記者們說，這分明是中國土地上的工廠，怎可以說是日本的，這都是中國人血汗金錢與資源所建成，日本投降了當然應該歸還中國。他說，中日戰爭應該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算起，九一八以前的與戰爭無關應該歸屬中國，九一八以後算是日本的，應該作爲蘇聯戰利品。

本溪湖市區的鋼鐵廠與煤礦是不是沒有遭受破壞，很容易修復開工，因爲那是九一八以前的設施。

筆者說，何以本溪湖煤礦那座龐大的豎井，遭到徹底破壞？他說，這大概是九一八以後興建的吧！

記者團乘坐兩輛大卡車，沿瀋陽本溪公路返回瀋陽途中，因爲兩位司機年輕好勝，互相超前，各不相讓，均以全速飛馳而行。在追逐間，兩車忽然相撞，我所坐之車，砰然一聲落於公路旁麥田裡，車上的人皆被拋向上方尺餘，被帳篷所阻，然後仍落於車上。這時痛楚呼喊之聲，在車上四起，有的頭被撞腫，有的腰被挫傷，有的腿部受傷鮮血直流；筆者頭部略有挫傷，腰有一點痛，不久即行無事，德羅多夫以手撫摸腰部，閉

眼裂嘴大聲哎喲不止。當我們的卡車重上公路後，停在一旁，腿傷流血記者，坐到司機旁邊前座。喬副官到後面向大家抱歉說，這些司機不聽話，我也管不了他們，你看那輛車已跑得無影無踪，也不管我們這輛車是死是活。大家說，李參謀呢？他怎麼也不管，就這樣跑了！喬副官說，他怎麼管得了，和我還不是一樣，回去我要報告，出了事這還得了。

車抵瀋陽，腿部受傷流血的記者，已無大碍，自行雇車回去，惟有德羅多夫仍然步履維艱，行動不便，大家替他僱了輛馬車，握手道別時，他頻頻說：「有空到秋林洋行來找我，我請你們喝伏特加酒，吃黑海魚子醬。」又過了幾天，有一位中國記者打電話說，德羅多夫明天請我們到秋林洋行吃飯，他說這幾天沒有碰到你，特地讓我通知你一聲，我虛應了一聲。第二天晚上六時左右，這位記者又打電話來說，你怎麼還不來，大家都到了在等你，我答以現在很忙不能去了，請你代謝一聲。這時律主任鴻起在旁問，誰請你吃飯，爲什麼不去？我說一看到俄國人就討厭，因此他請客我不想去。律主任問是不是就是德羅多夫，並說俄國人詭計多端，最好少與他接近，你不去是對的。至於打電話的記者，在筆者記憶裏好像是姓范，並不是往本溪湖記者團中之一員，至於他是不是東北新聞社記者，現在也記不清楚了。

謝絕伏特加魚子醬

本溪湖回來不久，四平街地區大戰，由於新

六軍迂迴戰略成功，局勢豁然開朗，林彪受到重創而崩潰，中外報章稱譽東北國軍戰略成功，並媲美且超過日俄戰爭時日本軍所獲的戰果。這一戰，國軍一舉跨越三個省區，拓地千里以上，好不威風。筆者每天回社撰寫新聞，皆是國軍又收復新的城市新聞，好像並沒有一個止境似的。卅五年五月廿三日，先總統蔣公偕夫人蒞臨瀋陽，這是繼軍事大捷後，又掀起一個新聞高潮。這時在人們心目中，至少筆者當時的感覺，整個東北的光復已指日可待，到所謂充滿歐式俄風的哈爾濱市跑一趟，那是毫無問題的了。

就在五月底左右，幾乎每天都與德羅多夫相值，他並問我那天爲什麼不到秋林洋行，他準備了最好的伏特加酒與黑海魚子醬。我答以喝酒是外行，魚子醬那種味道也吃不慣。他說，魚子醬只要吃過兩次，你就知道這是最美味的食品了，過兩天我再請你，秋林洋行的蘇聯大餐，比歐林匹克餐廳的要強多了。

在這一時期的鐵路賓館，幾乎夜夜笙歌不斷，有題目就舉行盛大舞會，沒有題目也有小型舞會。筆者這時，每天吃完晚飯就趕着寫新聞稿子，稿子一寫完，便三步趕兩步的跑到鐵路賓館舞會中去打游擊戰。舞會中有各型各色人物，份子極爲複雜，俄國記者德羅多夫更是常客。一些記者們很自然的坐在一起，這時德羅多夫總是拿出一種俄國式長桿香烟分送他人。俄國式的長桿香烟，比臺灣的長壽香烟要長三分之一，與當時最流行的美國紅吉士或者駱駝牌香烟，看起來要長一倍。據說俄國香烟很辛辣，筆者當時還堅持

不吸煙的原則，所以一次也沒吸過。

屢次設下金錢陷阱

好像慶祝八·一五日本投降一週年的盛大舞會中，熊式輝夫婦、杜聿明夫婦以及東北各軍政首長多人均曾與會。當舞會接近尾聲，許多人均已携伴離開舞場，記者們亦只剩寥寥幾個人時，一個曲子又奏了起來，大家仍然興緻勃勃的，起立找舞伴紛紛進入舞池。我本來不想再跳，準備回社時，德羅多夫忽然問：「你們中央社待遇怎麼樣？一個月收入多少？够不够用？」

我遲疑了一下，也許是「男人對自己薪水與女人對自己年齡同樣有保密的心理」，覺得不能輕易告訴別人，尤其不應該告訴一個是我們準敵國的俄國人知道。筆者於是故意不理會德羅多夫的問題，站起來找鄰座的一位女伴，下了舞池，躲過了他的詢問。

又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光景，在中蘇聯誼社與德羅多夫相值，已忘記是一個什麼場合，但記得我起立離場時，德羅多夫也跟着站起隨着走出會場。我們在下樓梯時正好前後左右均無他人，德羅多夫又說：「陳記者你每個月的收入够嗎？你每個月要不要給你的家人寄點錢（他早已知道我是從關內來的）？要不要兼個工作？」

我說兼什麼工作，他答以：「幫我的忙，我雖然不知道你現在收入多少，但是大概會比你的收入多很多。」他一面走着，一面以微笑面孔注視着我。我當時年事尚輕，還未瞭解到其他方面，只是直覺着，德羅多夫要爲他自己找一個跑新

聞的副手；但是一想，堂堂的中央社記者，怎可替俄國塔斯社記者跑腿，這是一個失面子的事情。況且，俄國人在東北的種種卑鄙惡劣行爲，令人痛恨已極，現在倒過來替俄國人跑腿，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行爲！同時我又想到，華北日報總編輯詹厚生先生，曾經要求我兼任華北日報駐瀋陽記者；詹先生是筆者進入中央社的推薦者，結果因爲那時太忙，只替華北日報寫過幾篇通訊稿就自動停止了。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先生，因爲中央社瀋陽分社幾則獨有的專電使他相顧失色，表明他願介紹我進入大公報，要我先從瀋陽通訊開始。我那時正是開始給中央社猛寫瀋陽航訊的時候，重要的與可讀性高的，全給了中央社瀋陽航訊，檢不太重要的，寄到大公報。結果，敷衍了若干篇時，呂德潤說：「你可以進入大公報，但是必須離開中央社。」我衡量了一下，立刻予以推掉。（我現仍留有華北日報及大公報通訊的剪報）我經過了以上的考慮，於是轉頭對德羅多夫說：「中央社的工作我就忙不過來了，很抱歉實在沒有時間幫你的忙。」

德羅多夫說：「這並不衝突，附帶着就行了。」

我說：「每天總要寫呀，我那有時間寫那麼許多，中央社的錢我一個人花不了，家中並不需要我寄錢。」德羅多夫仍喋喋不休的說：「並不需要你寫什麼，有時候告訴我就行了。」一邊走，一邊談，這時已走到中蘇聯誼社大門口，於是筆者很斷然的說：「不行啊！不行！你還是另請高明吧！」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李朋案發露出真象

到了民國三十五年底，德羅多夫有一天向大家辭行，表示他奉命去上海，並給大家一人一張名片，背面寫着他在上海的地址與電話，並且說那一天你們到上海，不要忘了來找我，我會招待你們的。

。來臺後，政府破獲了李朋俄謀案，指明李朋係受蘇俄塔斯社記者羅果夫引誘上鉤。而我清清楚楚的記得，德羅多夫在瀋陽的名片，有時也用羅果夫這個名字，而德羅多夫與羅果夫，譯音可以說完全一樣。筆者當年拒絕德羅多夫引誘，認為他只是想找一個跑新聞的副手，絕沒想到什麼作

間諜或者是當漢奸的問題；更沒有想到假如上鉤，便成爲萬人唾罵的罪惡滔天的賣國者。其所以沒有上當，只是基於所從事的職業——中央社記者——的榮譽感，以及身爲中國人的自尊心而已！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和德羅多夫相值真是採訪中所遇到的一大危險人物呢。

中外文庫 之二十九 文史論叢全一冊

謝康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的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全書五百餘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大專 用書 最新應用文

邵健行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1404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爲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名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